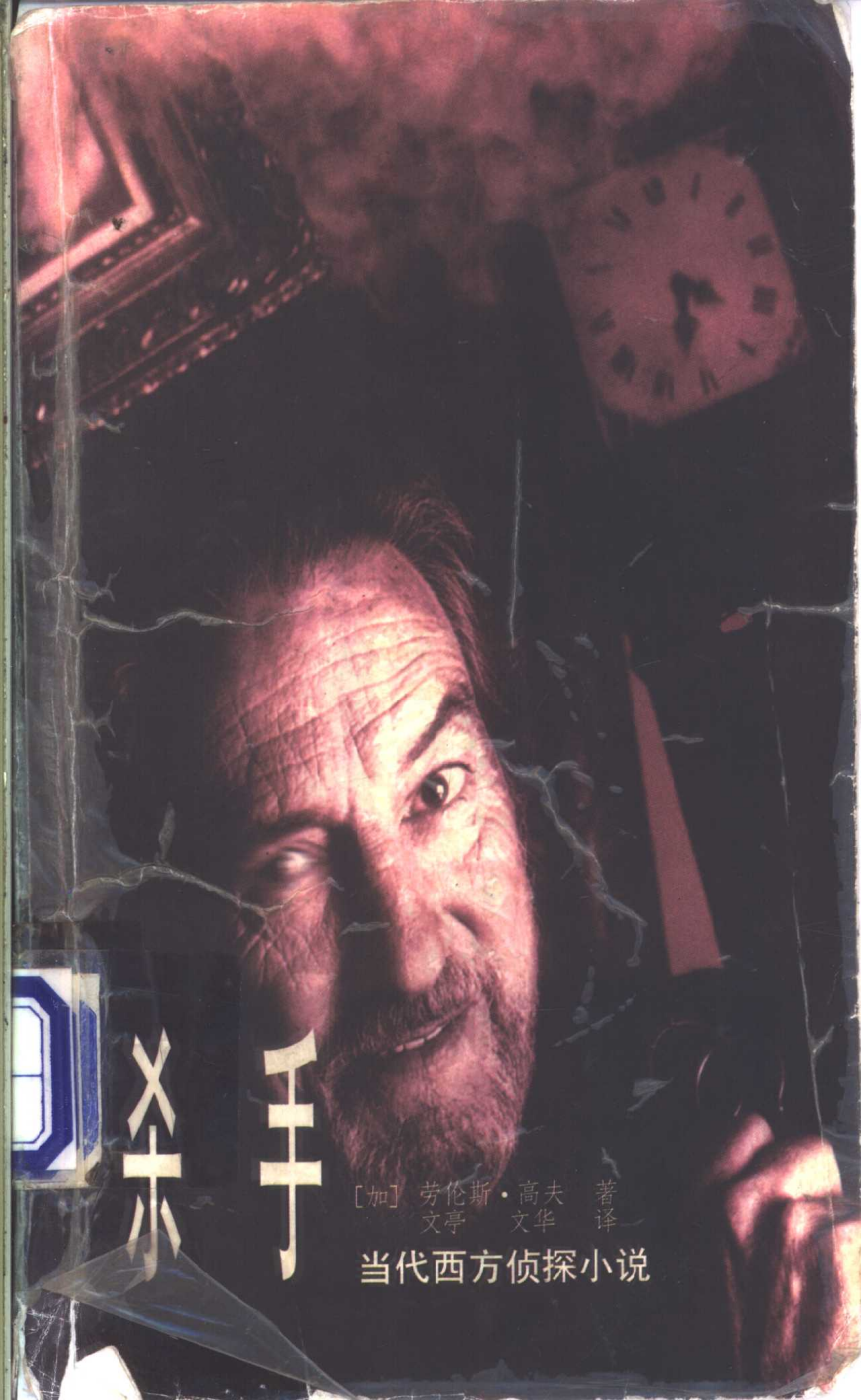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moody photograph of a man with a beard and intense expression,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viewer. In the background, a clock face is visible in the upper right, and a framed picture hangs in the upper left. The overall tone is mysterious and suspenseful.

杀手

[加] 劳伦斯·高夫 著
文亭 文华 译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

杀 手

[加] 劳伦斯·高夫 著

文亭 文华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8—16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手/(加拿大)高夫(Gough, I.)著;文亨,文华
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8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

ISBN 7-5014-1820-9

I. 杀… II. ①高… ②文… ③文… III. 长
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8501 号

版式设计:连生

杀 手

(加)劳伦斯·高夫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兴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12.625 印张 21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820-9/I·734 定价:18.30 元

印数:0001—4000 册

内 容 提 要

隆冬时节，格兰特博士的尸体被发现漂浮在温哥华水族馆的鲸鱼池里。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在夜半时候与鲸鱼等危险动物戏游。但有迹象表明他死于谋杀。

同时，四处闲逛的演员克里斯确信他亲眼目睹了格兰特博士的尸体被抛入水中，虽然他不能确认这是否是由于毒品造成的幻觉。当时他好奇心起，跟在杀手后头，……

在威勒斯和芭珂看来，罗思的心理是否变态并不重要，但究竟是罗思的畸型爱恋还是水族馆的经理才是这件谋杀案的真正元凶呢？——难道是罗思的美丽情人或是他的性变态的妻子？我们只要尾随上威勒斯和芭珂，一切都不会模糊。

1

负责凶杀案的侦探杰克·威勒斯用大拇指试了试切肉刀的锋刃。

他的搭档克莱尔·芭珂从葡萄酒杯的轮缘看着他，杯里刚倒满澳大利亚产的勃艮第葡萄酒，不过现在差不多又喝光了。芭珂皮肤白皙，齐肩的秀发黑黝黝的，深褐色的眼睛生动明亮。1985年，她第一次跨进检查官霍默·布莱德利的办公室的时候，已经28岁，身高五点七英尺，体重一百零七磅。岁月不饶人，不过她认为自己还算得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设法控制了自己的体重，不过主要是由于工作的压力。也许是喝了葡萄酒的缘故，此时她的自我感觉相当好。

她和威勒斯一起吃饭的机会相当频繁，不过他很少邀请她到家里去。这次是一次例外，因此她特意打扮了一下。她穿着一件棕色的软羊皮裙子和一件黑色的低领丝绸短衫。她看起来很好，她明白这点。她放松自己，不过很有分寸，以此显示出她的自尊和自信。

芭珂端起杯子的时候，威勒斯注意到葡萄酒的颜色刚好比她的口红深一点点。他把烧肉切成片，

就像他做所有其他事情一样，神情专注，动作干练。刚切下来的肉片，热气腾腾，油光发亮。

芭珂又喝了一口葡萄酒。壁炉里烧着桦树木柴，桌子上点着蜡烛。月光照在通向阳台的法式门上，这些门带有石质中框，后院的草地上铺满了白霜，幽然闪着微光。气象员预报有雪，看来他是对的。从西方刮来的风，卷走了苹果树、梅子树和樱桃树摇荡的树枝上残余的枯叶——这些树是威勒斯和孩子们好多年以前栽种的——风即将带来阴云笼罩整座城市。

威勒斯给她端来了像纸张一样薄的烤牛肉片、烤土豆片和从加利福尼亚州进口的新鲜的绿菜豆。芭珂看着，一言不发。他干活的时候，她看着他的手腕，欣赏着他的肌腱和汗毛、鼓胀的青筋、富有弹性的肌肉、左手上隆起的疤痕和总是突起的指关节——这是用起钉器起出挡风板时留下的纪念。

威勒斯装满自己的盘子，坐了下来。他举起杯子，向芭珂敬酒：“克莱尔，祝你生日快乐。”

芭珂笑了笑。威勒斯算早了两天，不过她只是这样想，没有明说。很难相信，她已经 36 岁了，与杰克一起从事犯罪侦破工作已经八年了。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

比如说，比大部分婚姻持续的时间还要长。

威勒斯咀嚼吞咽着食物。“我不想问你究竟在

想什么，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看起来极其严肃。食物有什么问题吗？”

芭珂吃了点辣根调味品。“不，一切都好。刚才我正在想我不知变得有多老了。想象着巨大的时钟在飞速旋转，令人晕眩。日历上的纸也眼看着一页一页被刮走。”她笑了笑，“尽是想些这样的事。”

一阵狂风摇撼着房子。窗帘猛地被风吹起。蜡烛忽明忽暗，顷刻又稳定下来。

威勒斯说：“活见鬼。”

“真是。”

他笑了笑。“吃点红肉。它会使你振作起来，不要再这么伤感。”

芭珂吃了点烧牛肉、一满叉土豆、一串菜豆。

“都还行吧？”

“美味可口。”

威勒斯怀疑地看了她一眼。他喝干了酒，又为自己斟满了一杯。一根桦树木柴在壁炉里啪的一声爆裂了，火星四溅，直冲烟囱。

又一阵风吹来，法式门嘎嘎作响。威勒斯偷偷看了芭珂一眼，眼里带着有点火热的欲望。也许是天气的缘故，他感到非常需要放松一下。

芭珂说：“现在轮到我问你了。”

威勒斯征询地看了她一眼。

她说：“杰克，你正在想什么？”

“点心。”威勒斯平静地说，他的话就像城里某些人为了引你注意所使用的语调。

芭珂觉得她的体温突然上升，脸上泛起了红晕。她又喝了一点葡萄酒，用酒杯把脸遮掩起来。她接近40岁了，有着善变的人的一般特征：她像个小孩一样脸红了。

在厨房、门厅和楼上的书房，电话铃尖锐地响了起来。

芭珂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买几部好一点的电话——二十世纪制造的，铃声柔和一点的电话？”

“从没想过。”

“那些电话听起来好像小孩该换尿布了。”

三部电话都响了五次，留言机摘机答话了。

威勒斯说：“你再吃点烤肉吧？”

“我吃饱了，谢谢。你不想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

“我知道是谁打来的。”威勒斯笑了笑，“决不是你。”他把酒瓶里剩下的酒都倒进了芭珂的杯里，建议她在他洗碗的时候到起居室去享受壁炉的乐趣。他进了厨房，她听到了洗碟机里发出的碰撞声。到了起居室，芭珂踢脱鞋子，蜷曲在沙发上。桦树木柴在旺旺而平稳地燃烧。芭珂感到热气扑面。她闭上了眼睛。杰克究竟在忙什么呢？

电话铃响了一次又一次，威勒斯都让留言机去

处理。威勒斯匆匆走到桌边，抓起一盒火柴，退回到厨房的时候，芭珂睁开了眼睛，她显得有点烦躁。

芭珂叫了一声，大声地问他是否需要帮助。

她被拒绝了。一会儿，威勒斯又出来了，带着一个炫丽装饰的点上了蜡烛的大蛋糕。他跪在芭珂面前，小心翼翼地把蛋糕放在由两块带有疤痕的松树树干拼成的咖啡桌上。他退后几步，开始唱道：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克莱尔

祝你生日快乐

蛋糕是威勒斯亲手焙制的，上面覆盖着大量的巧克力浆，点缀着多彩的糖果细末和许多经过艺术加工的粉红色的花，这些花环绕在绿色的叶片之中。

芭珂说：“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不过我不想数这些蜡烛。”

威勒斯点点头，笑了。

“快点吹灭蜡烛，不要让烟雾知道了我们的心思。”

芭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吹灭了蛋糕上所有的

蜡烛。

“这是否意味着我没有任何男朋友？”

“只有一个。没有多余的。”

“除非你会认为，”芭珂说，“一个男朋友也是多余的。”

威勒斯把刀子递给她。“为什么不在我去看咖啡是否煮好的时候，给我切一块蛋糕？”

他显然遇到了很大麻烦，因此芭珂切了一大块蛋糕，比平常给自己切的更大。

威勒斯只去了一会儿。他回到起居室，双手拿着两瓷杯满满的由哥伦比亚豆和法国黑豆混合磨成的新鲜豆浆，还有一瓶葡萄酒和两个干净的杯子。他把瓷杯放到咖啡桌上，然后走到壁炉边，往火上添了一块桦树木柴。

芭珂看着他，细致而优雅地欣赏着他那略显清瘦的棱角分明的身材以及他的一举一动。杰克从来没有多余的动作，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得体。一阵热流沐浴着她，从体内涌溢出来。

威勒斯走近立体声音响。他把一张桑尼·克利斯的唱片插入CD机，按了几个按钮，调整了一下音量。低音提琴手和钢琴演奏员彼此简短地说了几句，然后桑尼的中音突然飘进“直到真实的事情发生”，音符先是试探着，然后攀援而上，变得强壮有力，滑入整个音阶，密集地，清越似银，流畅如

水。

威勒斯啜饮着咖啡，吃着蛋糕。

芭珂说：“你在享受自己的烹调手艺，是吗？”

“我做得比较糟。”威勒斯打开了第二瓶葡萄酒。他坐了下来，芭珂为他斟满了酒杯，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过去六个月来，她在威勒斯的房间度过了足够的时光，感到满足、自在、轻松。她把软羊羔皮裙子卷到身下，以便腾出空间让威勒斯移过来，靠得更近一点。他已经掐灭了餐厅桌子上的蜡烛，现在房间里只剩下桦树木柴还在静静地燃烧，使整个房间充满柔和、温暖的黄色亮光。

芭珂陶醉在音乐中。萨克斯管的呜咽好像立即从四面八方向她袭来。在她看来，克利斯演奏时就像他正在做爱，除此以外，他没有表达别的意思。

威勒斯说：“我能为你拿点什么吗？”

“好了，杰克，一切都很完善。”

一根木柴啪地爆裂了，一颗明亮的橘红色火星溅到炉壁，又弹回到火堆中。芭珂的葡萄酒在杯中荡了一下。威勒斯伸出一只手臂抱着她。他的手指顺着她的颈脖摸索着。芭珂转过头来，面向着他，他拿了她的杯子，放到松木柜上。

芭珂说：“杰克，现在我可以得到礼物了吗？”

该死的电话又响起来了。好像是有人在监视他们似的。现在得抑制这一想法。威勒斯把全部精力

集中在芭珂身上。软羊羔皮裙子非常柔软温暖，黑色的丝绸光滑如水。芭珂的双唇与葡萄酒的颜色一样。她口里还在品尝着葡萄酒。她发出了细小的渴望的声音，把他拉近。

该死的电话铃声总算停了下来。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一堆卷积云从西边，通过数千英里的河川、温哥华岛屿上低悬的山岚，移到了这座城市，遮住了透过卧室窗户的月光。

威勒斯感觉到了光线的变化。就像一只气压表一样能感觉到细微的变化。他用胳膊肘支撑着爬了起来。月亮消失了，重新出来的时候，参差不齐，好像被咬掉了一块。窗户下面自生的葡萄树细长的枝蔓不到五年就窜到了三十英尺高，此刻正不停地敲打着窗户玻璃。

光线又暗淡下来。白色的月亮上点缀着灰色的斑点。

威勒斯明白，现在还下着雪。白脂般的雪花，从数英里的远处卷来，在星光闪烁的天空中旋舞。他转过身来想叫醒芭珂，却发现自己原来独自躺在床上，心中遽然感到伤感和深深的孤独，而正在此刻，阵雨中传来一声闷雷。

一堵快速移动的积雨云墙遮盖了月亮。房间变得黑暗。羽毛似的白雪片在夜晚螺旋般地飘落，无声地撞到窗户上，顺着窗玻璃滑下，在窗台上一点



点积累加厚。

威勒斯滑溜下床，走到窗户边，向外眺望。地面上覆盖着白雪，平平整整，闪着银光。街区的尽头，那纷飞的雪花，在街灯的强光照射下，呈现出一个圆锥形来，好像雪花都是从一个巨大的漏斗中倾泄而下。

他想去和芭珂一起洗个澡，不过还是改变了主意。在许多方面，克莱尔是一个独特的人。她想要伴的话，她会告知他的。他想回到温暖舒适的床上去，最后也改变了主意。

他决定下楼，去看看门是否都闩好了，并听一下留言机。

他披上一件多彩的厚绒布宽松长袍，离开了房间，静静地走过铺着地毯的大厅，下了楼。楼梯地板被他踩得吱吱作响，不过他知道淋浴的声音会盖过它的。

他看了看门，确信锁得好好的，然后来到了起居室。一把煤还在发出暗淡的红光。

他回到楼上。芭珂还在洗澡。

在书房，留言机的红色指示灯闪烁了五下——在这之前，已经有两个电话他没有听了。

他按了一下倒带键，听到磁带倒带时发出的稍微有点刺耳的嘶嘶声。

希拉，因为确信他会听出她的声音，就没有花

费时间介绍她自己。她开门见山地说她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这句意图含糊不清并且不太吉祥的声明后，停顿了好长一段时间。威勒斯想她可能挂机了。然而他听到了划火柴发出的刺耳的声音，知道她又开始吸烟了。

希拉重重地吐了口烟，以防万一他理解错了，挂了机，失去了再说话的机会。她说还会打电话来，没有说声再见就挂了机。

后面的信息简单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不过希拉每次来电话都没有前一次那样自信。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她留下一个口信，她告诉威勒斯，按照多伦多时间，正是早晨三点钟。她想他是不是忙于案件，希望他好，最后提到她和安妮、肖恩正要赶回家来。

乘坐加拿大航空公司 857 航班，下午六点五十分离开多伦多。

从多伦多到温哥华的航班要飞行五个小时，因为这两个城市之间有三个小时的时差，她和孩子们预期在晚上十点到达家里。

希拉又点了支香烟，传来了划火柴发出的刺耳的声音。希拉高兴地提醒他，她还有前门的一把钥匙，就挂了机。威勒斯茫然地盯着留言机。

2

贮水池可以储存一万多加仑新鲜海水，这些海水从港口抽出、然后送到能够买到的最复杂的过滤系统进行处理。整套工程一两年之前刚刚重建，是建筑群中最大的。贮水池呈长方形，大约二十英尺长、十五英尺宽、十英尺深。水池的一端，多沙的池底布满着大石头堆成的小山包，和大量海洋植物一起，给池里那些细小而胆怯的生物提供了足够的庇护。

一条翼展六英尺的鳐鱼，沿着贮水池的长边漂游。这条大鱼看起来一动不动，而实际上它在游动，只是速度极慢，很易使人产生错觉。当大鱼漂游的时候，那蓝灰色的胡须——和身体的颜色差不多——优雅地在沙子上摆动，让人感觉到出大鱼确实在缓慢地游动。

一群亮黄色的鱼看见鳐鱼过来，以极快的速度向四周仓惶逃命，它们那极其完美却完全不需要智慧的同步表演，令人吃惊，不可思议——如果你愿意这样想的话。

杰勒德·罗思博士瞥了一眼手表。九点二十分。水族馆从六点就停止向观众开放，其他的工作人员早已离开。罗思坐在池边，那单瘦、多毛的双腿悬

挂在水中摇晃。他住在一间舒适温暖的小房间里，那是水池扩建的时候，建造在旧建筑楼顶上的。必须通过一扇上了锁的门才能进入这个房间。房间的一边，有一扇落地窗户，白天用来采光，不过从地面看也好，在水族馆里看也好，都看不清房子里面。

罗思瞥了一眼生殖器。也可以说是检查一下他自己的身体状态。他轻轻地向下伸展了一下双腿，调整调整身子。他向身后扫了一眼，见还是只有他一个人，向左侧了侧身，使劲抓了抓屁股。虽然已是十一月底，他还保留着那被太阳晒成的漂亮得体的褐色皮肤。

罗思从头到脚，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如果有人问起，他也为此骄傲。但是，他怎么也无法让自己忍受大气臭氧层参差不齐地豁开了一个致命的空洞的事实。也许只有世界末日和幽灵才知道他们到底呼吁的是什么，也许连它们也不知道。杰勒德·罗思担心的是，陪审团还没有回来。互相矛盾的证据太多了。他能确定无误的是年长的患关节炎的人常晒太阳，能用他的患关节炎的脚踢驴，同时从六月上旬到八月底，他几乎没有长过粉刺。

罗思博士用手搔了搔左脸颊，皱了皱眉，然后停下来，与一头黑尾鲨鱼狠狠地对视着，鲨鱼刚懒懒地游出水面，正在试探性地啃咬他的大脚趾，想

把整个大脚趾吞下。鲨鱼只有两英尺长，还没有经验，把他的脚趾当成了水底喂食器。它被激怒了，池塘的放养看起来好像改变了某些物种的习性。但也说不准，它激怒了他。罗思博士使劲蠕动着他的双脚，鲨鱼咬得更紧了。

如果能思想的话，愚笨的生物到底会怎么想呢？罗思崇尚雄心壮志，不喜欢遇到困难就退缩的懒汉。不过同时，他十分确信每种生物，不论多么愚蠢、或者遗传退化，对它们自己的极限应该有一种本能的认识。

他看着鲨鱼在摇摇摆摆，围着他的脚左转转。它比他想象的要小一点，长度只有十八英寸左右，属于厌食者类型。尽管这样，用秤称起来，它很可能超过八磅。幸运的是，罗思博士每天要游两英里，他的腿像运货马车一样强壮。他毫不费力地把鲨鱼提出了水面，高高举起，鲨鱼在他的面前晃荡，只有几英尺远，鲨鱼展开的鱼翅和白色的腹部和肛门处微小的皱折都看得清楚。

罗思博士握紧拳头，举手重重地打了下去，正好打在鲨鱼的眼睛上。

鲨鱼紧紧咬着他的脚趾头，好像这脚趾头是它的救命稻草。

血顺着罗思的腿静静地流了出来，淌进水里，对他来说每一滴都好像一发炸弹。鲨鱼咬破了他。